

人世间

姥姥“行藏录”

刘洪

一

我妈说我老年时挺漂亮的，粗大的辫子，白白的肤色，笑起来的时候，两个酒窝，弯弯的双眼，如两湾清水，那么晃眼。

我姥22岁那年嫁给我姥爷，姥爷年仅17岁。定亲时，姥爷的妈有过犹豫，因为我姥的娘家挺穷的。姥爷的爹却很开通，说：“只要人好，会过日子，娘家穷点富点无所谓，抓个小猪还要论讲猪圈的好坏么？”

二

我小时常住姥家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姥也只是个天天早晨喜欢用木梳沾着花生油梳头的老婆儿而已，哪儿漂亮啊？不仅不觉得她漂亮，她的许多做法还让我挺厌恶的，比如吃包子。那么难吃的包子，黑皮，胶黏，萝卜丝的馅儿，巴苦的，但是每吃完一个包子，她总要把垫包子的玉米皮放在嘴上啃来啃去。有么啃头呀？不就是黏了点包子皮吗？叫我生气的是，姥爷吃的包子，却是白皮的，白菜心的馅儿，酱油放了那么多，还有不少的肉块儿，凭什么啊？我发觉我姥和我妈一个德性，对自己的男人都那么偏向。再比如，她总喜欢把好东西藏来藏去的，让人苦恼。那天，我开了箱子，找我的棉手套，突然闻到一股奇香，在一大堆衣服的底下，我翻出了一个通亮的红香蕉大苹果。我顿时傻了，完全被那果香击中了。我姥当时正在灶间做饭，她伸过脸挺紧张地问我：“你开箱翻什么呀？”并望了我一眼，具体说，是望我的手，见我手上拿的确实是我的棉手套，这才把脸缩回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趁我姥去院里抱柴禾的时机，嗖地跳下炕去开那个箱子，也不知是想偷那个苹果呢还是想再次闻闻那好闻的果香，反正我开了箱子，摸到衣服底下，那个大苹果，不见了！跑到哪儿去了呢？让我苦恼了一天。隔了几天，我从外面玩耍回来，一进里间，就看见我姥爷在炕上倚着被垛，跷二郎腿，一边哼着京戏一边啃着一个红红的大苹果，这分明就是我见过的那个香香的大苹果啊！

我姥对姥爷好，但是家里的钱，从来都是姥把着，姥爷想买点什么，得手心朝上，向她讨要。姥爷被管得既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更不沾茶，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哼哼京戏。所以他只要向姥要钱，姥都给，要多少给多少，从不起疑，有时给了钱还不忘追问一句：“够啦？”

我姥从来没有钱包，每次取钱，都是颠着一双小脚去黑咕隆咚的西炕杵杵，颇有声响地翻拉一阵儿，最后拿出了钱，不知她把钱藏在哪个神秘的老鼠洞里。

我姥家还有一只紫红色的大柜，柜里满是呛鼻的樟脑味，最顶层的搁板上，常年放着两个圆筒纸盒，盒子外表润着厚厚的油渍，透着神秘。一天，我趁屋里没人，开了柜门，踩着凳子，吃力地拧开了两个盒盖——好香啊！其中一个盒里，装的是黄澄澄的炒面，另一个盒里则装着油亮亮的花生米，看得我啊，眼都花了，忙用两根手指挖出一大撮炒面放进嘴里尝尝。哎呀，真好吃！不仅香，还甜，并能嚼出脆脆的肉脂渣。第二天早晨，也不知什么原因，我醒得那么早，闭着眼睛入睡，听见我姥站在炕沿下，小声催我姥爷：“快点，趁热喝。”我闻到了热乎乎的浓香，听见我姥爷哼着，像个撒娇的小孩似的，嘟囔着：“让我再睡会儿！”我姥又催：“凉了就不好喝了！你听不

听啊？好，叫你不听！”大概她胳膊他了，只听见姥爷哇哇地叫喊：“好，我喝，真草鸡你了！”接着就听见他趴在枕头上呼呼噜噜地喝，喝上几口便哈哈地喘上几口气，好像喝得很累似的。喝的肯定是炒面。把我馋得呀，满嘴痒痒。

我姥天天织发网，每天都织到半夜，赶活儿时，能织到鸡叫。她织发网戴着老花镜，手上一支滑亮的小梭子在晶亮的发丝间钻进钻出，像是一只飞翔的黄蜻蜓。许是头上痒痒了，她会用梭子飞快地划拉划拉头皮。那天，我盘腿坐在炕上看姥织着发网，她突然漫不经心地问我：“你爸和你妈，平时都打不打仗？”我张口就来：“打，怎么不打！”她愣了，不织了，眼睛越过镜框瞪着我：“都怎么打？说给我听听。”我就说开了：饭做得晚，打；菜做得咸，打；俺爸有时夜里回家太晚，也打……我姥放下了梭子，“他们还动手吗？”我挠着头想了想，是如实往下说呢还是干脆不说？因为我姥脸上那古怪的表情让我一下子觉得，继续往下说可能是不对的。我姥见我犹豫，就下炕了，去了外间，吱扭一声，开了饭橱门，很快又进来了，挺麻利地上了炕，给了我七八粒油亮亮的炸得酥酥的花生米，刚坐稳，就催我：“接着说呀，他们还动手吗？谁先动手的？都打哪儿了？”我姥那颤颤抖抖的说话声让我害怕了，那几粒可爱的花生米又让我直发愣：她什么工夫把油炸花生米从大柜里转移到饭橱里去啦？“快说啊！快说！”我姥催得厉害了，看在花生米的面上，我只好实话实说啦：“是俺爸先动手的，不对不对，不是动手，是动脚。有一次，他骂俺妈，还踢俺妈，却没踢到，嘿嘿，踢空了，被俺妈一下子给按在了桌子底下，蜷得他啊，老长时间也动弹不了——姥啊，我和你说吧，俺爸打不过俺妈，经常被俺妈骑在地上。”听到这，我姥大笑起来，笑得哈哈的，嘎嘎的，笑得都咳嗽起来了，把眼泪都给咳出来了。她怎么那么笑啊？笑就笑呗，怎么还哭起来了呀？我困惑极了。她笑着，咳着，用手拧我的脸腮：“你个小彪儿啊！你个叫人亲的小彪儿啊！”说着便挪动了几下身子，不知从哪儿摸出块冰糖来，按我嘴里，好甜！

第二天，我开了大柜，仰脖上望，天哪，搁板上，那两个洒着油渍的纸筒盒子，统统不见了，大概都转移到饭橱里了吧。我去了外间，吱扭一声开了饭橱门，怪啊，里面也没有哇！糟了，那天我偷吃炒面时，肯定在盒子里留下了手指印。

三

听人说，我姥当初生我妈时，差点死了，后来吃了偏方，才保住了命。也许因为有了这个相依为命的经历吧，我姥对我妈从小就娇惯，什么家务活也不用她干，念书念到初中还鼓励她继续念下去。而我大姨呢，我只有一个姨，比我妈大6岁，却一天书也没捞着念，后来嫁到距娘家不远的一个小村。

我读高中那年冬天，我妈想给我缝一件带毛领的棉大衣，可是家里虽然有布票，钱却不够。一个大雪天，我妈从姥家回来了，喜滋滋地对我说：“明天就去供销社给你扯布买花（棉花）。”我问：“有钱了？”她低着头，从包袱里，拿出一块油布包，解了细麻绳，里面又是个红绸小包，揭了好几层，喏，包裹里，竟藏着两块雪亮的“袁大头”！我妈悄声说：“是你姥给我的，去银行，每块都能换出两块五毛钱呢。”又继续

悄声叮嘱我：“记着哈，这事，谁也不能告诉，你姨啊，你舅啊，你表弟表妹啊，都不准告诉。尤其是你姥爷，更不能告诉他。”

我大为惊讶，颇感困惑。我姥很爱我姥爷，那是全出了名的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两个老人别说是打仗，就连红脸吵嘴也没有过。但在银元这件事上，她却瞒着姥爷——姥爷既不知道她私藏着银元，更不知道她竟敢把银元给了我。

我姥爷这个人呐，重男轻女，他虽然是我的亲姥爷，虽然也很亲我，但是比起亲他那一大家子孙子孙女可差得太远了。我记得他好几次嘿嘿笑着从胡子里蹦出“外孙狗”这三个字，我知道那是说我，我在心里暗暗抗议：我是人呐，怎么会是狗呢，哼！永远不忘那一次，我和三舅家的表妹比赛爬炕，健壮漂亮的表妹比我还小一岁呢，可是人家每次跑到炕前把双臂往炕沿上一搭再把身子往上一耸，噌地一声就上炕了。我呢，笨死了，也搭，也耸，可是耸了好多遍就是上不了炕，丢死人了！当时炕上炕下坐着好多的大人小孩，全在哈哈笑着这鲜明的对比。我姥爷笑得最响，那两撇黑胡子笑得直往天上翘翘，似乎恨不得把得意给用到天棚上。这还不算完，他又一把将花朵似的表妹揽进怀里，搂着，亲脸蛋，亲得吧吧响，却又拿着一副很遥远的眼光瞥着炕下的我。我一仰脖，痛苦地哭了起来。我姥当时吓坏了，抱起我，踩着小脚说：“不哭！长大了，上书房，好好念书！念好了书才算本事，爬个炕算什么本事！”

后来我知道了，那两块银元，是我姥做闺女时织网、勾花攒的私房钱，攒到1978年，攒了60多年，一直精心地藏掖着，最后却花在了我身上。我知道，那两块银元的身上肯定凝聚着我姥太多太多的摩挲，因为它们太光滑太干净了，干净得像镜子。

四

1981年，我考上了大学。父母决定搬我姥来我家住几天，家里要大宴宾朋，让我姥来我家吃几顿有肉有鱼的好饭。当时姥爷已去世3年。那天，我和我弟推着一辆小推车，去搬我姥。小推车的一边垫着厚褥子，另一边压着一块大青石。把我姥搬回家，姥对我妈说起了我：“都说他不爱说话像个没嘴的葫芦，可是这一道儿上，他和他兄哇啦哇啦净是话儿。你就放一百个心吧，他是属蛤的，肉儿藏在里头呐。”当时我听了很惊讶，觉得有个挺意外的发现：我姥啊，看来并不仅仅是一个只会藏掖好东西的农村老婆儿。

那次在我家，我姥患了坐骨神经痛，半

年后，瘫痪了，一直瘫到1988年冬天去世。当晚辈们给她穿寿衣的时候，一掀褥子，都惊呆了：老人在枕头周围藏着好多的“好东西”：几块蒙着甜霜的地瓜干，被身子压碎的几粒花生米，被压平了的的一朵枯萎的山菊，一块啃了一半的青岛饼干，还有几缕她舍不得扔的余香犹存的橘子皮……

她住我家时，只要听见外屋的饭橱门吱扭一声在响，就会挪到炕沿，伸出头去，望望是谁从橱里拿饭吃，并不满地嘟囔：“不响不夜的，吃么饭！”并对我妈说：“好东西不要随便放在饭橱里，住家过日子，手指缝儿得攥紧着，攥紧着！”

五

读大学时，我发现中国有着独特的“藏文化”，比如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；“大隐隐于朝”是一种“藏”，“狡兔三窟”也是一种“藏”；“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”，是惊心动魄的“藏”；“含蓄蕴藉”“无迹可寻”，又把“藏”升华到了美学的高度；国画的“留白”，说白了也是一种“藏”；书法讲究“藏头收尾”；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更是藏得玄虚幻妙，藏出了仙风神韵；抗战时冀中平原的“地道战”，把“藏”的艺术修炼得炉火纯青，胶东海阳的“地雷战”，离开了“藏”，行吗？还有“躲迷藏”，我总觉得这个充满了智慧的小游戏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，是古往今来一切“藏术”的源头……总之，我们可爱的老祖宗一向惯于“藏”、喜欢“藏”、精通“藏”，他们为什么那么爱“藏”呢？其中肯定包含着独特的生态法则，琢磨透了“藏文化”，会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个性增加许多善意的理解和由衷的怜爱。

六

前年，三舅去世时，我在他家看见一张起皱泛黄的老照片，里面坐着我姥爷和我姥，两边站着他们的几个孙子和孙女，照片右上角，印着照相馆的名字和照相的时间，那时间把我震惊了：1960年11月！这一年，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沉重最悲壮的一年啊，但是照片里，不管是老人，还是孩子，都穿着挺新的厚棉袄，一张张笑脸闪着喜乐和幸福，哪儿也找不出一丝一毫艰苦的痕迹。我大感特感：在救灾之前，我姥，这个不简单的农村老婆儿，莫非在家里哪个放心的角落里藏着备荒的银元和粮食呢。

老照片里，我姥还不是很老，确实像我母亲说的，弯弯的双眼，两汪清水似的，笑得好晃眼，一个很漂亮的山乡女子。

本版稿件由《胶东文学》特约刊登

胶東文学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CN37-1530/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
ISSN1002-3623

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

● 编辑部电话：
0535-6821982● 发行电话：
0535-6821983● 本地投稿邮箱：
jdwxbd@126.com

邮局订阅二维码



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